

五花海

从嘉陵江边到岷江河畔

(中)

■宋明

汶川震后:千里转移,文脉不绝

汶川这块热土,不仅是求学和工作之地,还是我的婚恋和家庭之地。正是在汶川,我有缘与能干、贤惠的妻子相识、相知、相爱,共同组建了温馨的小家,养育了帅气、阳刚的儿子,拥有了房和车,过上了幸福的好日子。

工作之余,我与家人、好友走遍了县城附近的山山水水,感受到了藏羌儿女的热情好客,领悟到了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体悟到了长征精神的崇高神圣,见证了县城的发展壮大。我把汶川当作自己的故乡,为她鼓与呼。在县城改造中,挖土填沟;在绿化家乡行动中,植树造林;在乡村振兴中,下乡宣讲。汶川的一山一水、一花一草,都让我记忆犹新、流连忘返。

时光一天一天地流逝,本以为这种生活方式会一直延续下去,岂料一场始料未及的“5·12”汶川特大地震改变了一切。怎难忘啊!抗震自救时,我和同事抢出毛笔和颜料,在余震不断中用木板书写标语时的情景;在学校操场上,我坐在草坪上用膝盖当桌面疾写新闻稿并冒险送稿到县抗震救灾指挥中心时的情景;在学校领导下,挖旱厕、守校园时的情景。怎难忘啊!千里转移时,依依不舍,满含热泪,离开曾经熟悉的校园、街道时的情景;学校车队行至离丹巴县城不远处,我驾驶的私车不知何故突然失控,冲向陡峭的河边,差点命丧波涛汹涌的大渡河时的情景。

马街旁边:奋斗不止,文脉不断

“马街”是今日郫都区古城镇的俗称,相传因三国时期蜀汉大将魏延在此屯耕练兵、设马场而得名。古城遗址是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处,属宝墩文化,有“蜀人之源”之称,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地震原因,学校与马街结下了一世校地情谊,我也与马街结下了一生深厚的情缘。

“5·12”汶川特大地震后,学校被迫于2008年至2011年异地复课、2009年至2011年灾后重建。学校异地复课的主校区选在攀枝花学院古城校区,因容量有限,另有体育系选在西华大学彭州校区,数学计科系选在郫都区团结镇。虽然办学条件简陋,但不屈不挠的阿师人,承蒙国家、省、州、县各级领导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与帮助,继续弘扬“阿师精神”,攻坚克难,持续做到书声不停、文脉不断,续写出三年异地复课教育教学新成就,学校的知名度、影响力、美誉度有了进一步提高。

对教职员工而言,异地复课期间的首要任务就是各自寻房。起初我经四川大学一位女同学介绍,在郫都区三道堰一处国有粮库职工宿舍租房,此处虽离古城复课校区不远,但冬天大雾影响行车,后又搬到攀枝花学院古城校区出租房暂居。习惯了高原山区的干燥、凉爽,一时真还不适应成都平原的炎热、潮湿,惊诧于夜晚刺破天空的道道闪电和轰隆的阵阵雷声。

我与三位同事、十几位学生记者同在一间不大的房间办公,除了开展宣传报道外,我还承担了三个校区的党校培训组织工作,负责具体牵头制作学校抗震救灾和异地复课教育教学成就展示画册,布置和开展大型文化宣传类展览和活动。工作之余,我还走进古城商户、茶馆采访,开展学术科研调研,出版了第一本学术专著。

因灾后重建工作需要,妻子与我分居两处,作为学校灾后重建指挥部中唯一的女性中层领导干部,她与指挥部领导和同事日夜奋战在汶川县水磨镇重建第一线,用汗水和心血为学校在异地重新矗立作出了不懈努力和默默奉献。

(未完待续)

中秋

(外一首)

■周铁钧

银河从故乡的方向流来
满目清窈素洁
人间的所有灯火
都开始为团聚点亮
归乡的行囊再重
也要装上一盒月饼
为守望与乡愁
加盖一枚圆满的印章

聚餐时再不胜酒力
也要启开一瓶桂花陈酿
与吴刚赛一场
看谁醉给月影银辉
思绪微醺
目光攀上游云
穿透厚重的乡愁
距回家的路又近了一程

庄稼齐整地朝天张开创口
展示又一茬成熟与愈合
露珠迅速地萎缩
能量融进黝黑的蝶蛹
开始休眠前的首次蜕变

风打磨枝条,瘦骨嶙峋
乌云释放固有的形态
把雷声横向切开
轰轰隆隆地告诫蒲公英
漫无目标地四处飘落
会失去土地和家园

籽粒散发着汗水光泽
为兑现拔节、抽穗的承诺
青绿细胞全部耗尽
蜘蛛在霜凌抵达之前
织出一张大网
打捞雁翅上抖落的山影
虫子和叶子神情木然
叙说即将失去温暖的隐忧

秋 分



精神的火炬如何传递——在《传承与弘扬》中读懂红色基因

■钟芳

2026年的秋意渐浓,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捧读王炳林教授所著的《传承与弘扬——从伟大建党精神到长征精神》,仿佛推开了一扇厚重的历史之门。北京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这本著作,并未止步于枯燥的理论堆砌,而是以“史论相融”的笔触,将伟大建党精神与长征精神编织成一条贯通古今的精神链条,让人得以窥见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回望20世纪30年代,神州大地内忧外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书中清晰地揭示,长征这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不仅是军事上的绝地反击,更是伟大建党精神在战火纷飞岁月中的“落地生根”。掩卷沉思,作者对于“精神传承”的剖析尤为透彻:坚定理想信念,是长征精神屹立不倒的灵魂,它直接承袭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红色基因;不畏艰难险阻,是长征鲜明的英雄底色,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品格展现得淋漓尽致;而紧密团结、同舟共济,则是长征胜利的关键保障,深刻诠释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建党初心。在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里,红军靠着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奋斗本色,硬是凭着顽强毅力扛过了重重磨难,这让党的光荣传统在雪山草地间得以完美传承。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精神的光芒却永不褪色。从抗战时期抵御外侮的不畏强敌,到建设时期开垦荒原的吃苦耐劳,再到改革年代突破瓶颈的敢闯敢试,长征精神承接伟大建党精神而生,又反过来丰富拓展了建党精神的实践内涵。二者一脉相承、一脉贯通,共同构筑起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基石。

精神的火炬永不熄灭,奋进的脚步永不停歇。作为一名读者,品读此书,既是一次党史的深刻教育,也是一场对照初心、审视当下的思想自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不仅要读懂建党精神的内核,铭记长征精神的风骨,更要把这两种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无论身处何种岗位,都应以顽强意志应对各类挑战,以脚踏实地的奋斗姿态,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接力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源源不断的红色力量。

中秋遇国庆

青春翰墨

圆满的另一形状

■陈彦汝

“盈缺青冥外,东风万古吹。”从前读这首诗,总把盈缺当作遗憾,我曾以为世间圆满都有固定的形状,像十五夜的满月,像绘本上的全家福,得整整齐齐、缓缓饱满,缺了一角,就算不得完整。

尤其在中秋——这个被月光浸透的节日里,团圆几乎是所有人默认的答案:圆月、圆桌、圆月的月饼,连祝福都要绕着“圆”字打转。可那年中秋前夕,一个孩子却教我看懂了另一种圆满。

那是在幼儿园见习的日子,恰好临近中秋。班里正忙着排中秋节目,走廊上挂满了孩子们画的月亮和玉兔,教室里成天响着“八月十五月儿明”的歌声。我攥着观察记录表,要选定一个孩子做跟踪访谈。整整两天,目光扫过一张张圆乎乎的小脸,我总拿不定主意:太活泼的怕跟不上节奏,太安静的怕唐突打扰。我在积木区、滑梯旁踱来踱去,那张印着“观察对象”的栏目始终空着——倒像我自己先在心里设了个完满的标准,迟迟落不下第一笔。

第三天上午,她主动朝我走过来。羊角辫上的鹅黄绒球随着步子一颠一颠,手里捏着半张皱巴巴的小猪贴纸,仰着圆圆的脸看我:“老师,你能和我一起玩吗?”

她的小手软乎乎的,带着点橡皮泥的淡淡气味,不由分说勾住我的手指,把我拉向积木角。

之后的几天,我多了个小影子。搭城堡时,她把最周正的长积木塞给我;吃点心时,悄悄掰一瓣橘子搁我手心;排队滑滑梯,总要隔几秒就回头瞥一眼,确认我还站在原地。我的表格渐渐填了大半:喜欢粉色,爱听小兔子的故事,笑起来左脸陷着个浅浅的梨涡。

轮到“家庭成员”那一栏时,我们正在拼积木。我装作不经意地搭话:“宝宝,能告诉老师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字吗?”

她的指尖反复蹭着积木的纹路,声音轻得像落在木块上的灰尘:“我没有妈妈。”

周遭的喧闹仿佛退远了,我的心里山崩地裂、土石奔流,世界上最大的后悔药工厂也运作起来。我伸手把她轻轻揽进怀里,声音放得哑:“对不起,是老师说错了。”说完喉头一紧,又为这样道歉感到不妥。

后来带班老师让大家去读书角,她翻着漂亮的绘本,我仍旧感到无限的愧疚与悔恨。她忽然偏过头,很认真地望向我。

“老师,刚才我说我没有妈妈,因为我们是朋友,所以你不用和我说对不起。”她的身影那样小,话语的重量那样大。

我手里的动作顿在半空。

她掰着细细的手指头数,眼睛亮闪闪的:“爷爷奶奶很爱我,爸爸也很爱我。他在远方上班,很快就来看我,给我买了会说话的小熊。”说着她往我身边凑了凑,小手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倒像在安慰我:“真的,我有好多好多爱。”

那天起,我从前执念的圆满被推翻了,这原是无法下定义的东西。

人世间有很多“盈缺”的时刻:异乡的月总难圆,告别的话常未尽,人会走,茶会凉。可这些又是最平常的状态,所有没被填满的缝隙,本就是圆满的另一形状。月圆是画,月缺也是诗。即使悲欢离合,即使阴晴圆缺,也只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点评

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在中秋这个盼团圆的日子,作者却讲了一个并不“圆满”的故事。文章以幼儿园见习的亲身经历切入,借孩童纯粹通透的话语,打破对圆满的固有刻板认知。文笔细腻温柔,细节鲜活动人,从孩童的视角重新解读团圆与爱,道出缺憾亦是圆满的另一种模样;于淡淡温情中生出哲思,结尾引中秋古词收束,情景与感悟相融,立意耐人回味。

指导老师:高璐

(作者系阿坝师范学院2023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村小记忆

师范一誓,半生山野

■刘文勇

1982年盛夏,山风裹着蝉鸣,我告别师校,怀揣教书育人的念头走出校门。那年我二十岁,行囊轻简,按分配奔赴米亚罗群山深处。在校时便想,把知识带进大山孩童的课里——三尺讲台载着青春,初心等着深山桃李慢慢开。

当年同毕业的四位同窗,分到理县米亚罗地区。四人各赴前程;周兴琦留在条件相对完善的乡镇中心校,我与朱高良、余潮君分赴三处相隔遥远的山村小学。几经山路辗转,我最终抵达坐落于群山深处的米亚罗大队村小。这里山路迂回陡峭,人烟稀少,是当地最为偏僻艰苦的教学点位。

初到山村时,整座村落还没有落实包产到户。校内仅有一名本地民办教师阿基常年守着村小。初来乍到,我一边接手繁杂的多年级教学任务,一边主动配合大队干部开展村务工作,课余也常和阿基一道翻山走访村寨。日复一日翻山越岭,走遍整片大队的山野地块,仔细丈量土地、登记地块信息,协助当地顺利推进土地分户的相关事宜。

平日子村小条件十分简陋,土墙斑驳漏风,单薄窗纸挡不住深山夜里的寒风。村子尚未通电,漫漫长夜只能依靠煤油灯照明。昏暗灯火之下,我批改作业、筹备教案,熬过无数清冷孤寂的夜晚。学校课程繁杂,我一个人身兼好几门学科,语文、数学、音体美常识全部包揽。闲暇之时我翻山家访,牵挂每一位困难学子,雨天护送孩子平安归家。日子过得清贫简朴,粗茶淡饭,山路奔波常常磨破鞋底,无数个寂静长夜,孤单萦绕心头,可我从未动摇教书育人的念想。

忙碌耕耘整整一年,村干部心疼我平日子伙食清苦,专门划拨一块菜地供给学校日常使用。一小块田地,承载着全村乡亲朴实的善意。安稳的时光没过多久,第二年镇上文教干事通知,准备将我调往乡镇中心校任职。消息传回村落,学生家长 and 村里干部满心不舍。深山师资紧缺,大家好不容易盼来一位踏实上心的年轻老师,不愿我就此离开。一众乡亲结伴走上崎岖山路赶到镇上,恳切请求能够将我留下。乡民真挚的挽留,也成了我扎根基层最温暖的动力。

就这样,我坚守在乡村讲台整整十年。十年山野光阴,春去秋来,我守着简陋的村小,陪伴一届又一届大山孩童读书成长。看过山间盛夏繁花、寒霜落雪,等候过清晨日出、深夜星河,熬过无数寒夜艰辛。群山隔绝外界繁华,却没能困住我心底滚烫的热忱;岁月褪去少年身上的青涩,但教书育人的初心始终不曾冷却。

十年乡村讲台耕耘结束之后,工作岗位迎来转变,此后二十余年,我投身基层群众文化工作。从三尺讲台教书育人,再到扎根乡土传承民间文艺,岗位虽然改变,扎根乡土、服务乡亲的本心一直没变。其间因民间文艺收集与校际交流,结识了金川安宁小学校长沈永清,二人同怀乡土情怀,常在一起切磋互鉴、共话传承。走遍当地大小村寨,收集山野民俗资料、传唱高原山歌、记录乡土故事,丰富乡间百姓的精神生活。从前守护孩童的求学梦想,往后守护一方土地的乡土文脉,半生时光始终扎根基层,和山野故土、当地百姓朝夕相伴。

回望整段人生路,从二十岁背着行囊踏入深山的青年,到历经三十余载基层岗位沉淀的过来人,两份不一样的基层工作,却是同一份坚守。大山教会我踏实,乡民给予我温暖,漫长岁月磨去年少锋芒,却淬炼出长久不变的赤诚。

山间关路漫漫,初心一如往昔。十年从教守护山里孩童,二十余载深耕乡土文化,一辈子扎根山野基层,不负当年**师范毕业时**许下的心愿,不负这片群山,不负淳朴善良的乡间百姓。纵使时光匆匆流转,心底那份热爱乡土、服务群众的初心,永远不曾更改。

(作者先后任教于理县米亚罗大队村小、金川县安宁小学,1993年至2018年从事群众文化工作)